



人生漫遊處
童心

草堂一課

上一次聽王紅先生現場講課，已經是24年前了。那個鶯飛草長的春日，我在四川大學的中國文學課堂上，王紅先生用理想、理性、理解的話語，帶著130多名中文系學生，走進唐詩藝術。記得最深的，除了她總能將詩歌藝術的精妙，用富有哲思和文采的話語講解出來，更有她對詩歌和詩人背後的歷史故事信手拈來，讓我們在學習文學的同時，對人性的幽微、歷史的厚重、政治的繁複，有了深入的了解。還記得她講到「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對宋之間趨炎附勢、賣友求榮的種種不堪娓娓道來，直至今日，我都能記得，並時時提醒自已「作文先做人」。

前些天，我和學生們一道來到成都，在杜甫草堂聽王紅先生講《杜甫的家國圖》。早上9時，42名香港師生齊聚「仰止堂」，古色古香的桌凳，碧瓦飛甍的屋簷，不疾不徐的夏雨，將課堂氾成知識的海洋。王紅先生去年已經退休，得知我帶香港的學生到成都研學，欣然接受邀請，為孩子們講一講杜甫。王紅先生的講解還是那麼幽默風趣，又時時引導學生思考詩歌背後的人性。來自將軍澳香島中學的陳同學現場提問：「杜甫晚年窮困潦倒，但詩歌創作卻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這是否說明物質條件的貧乏與文學創作的豐收有必然聯繫？」王紅先生頗欣慰，她連連肯定香港中學生思考的深度，並就「文學即人學」進行了講解。

草堂一課，真美。仰止堂一側，就是杜甫曾經居住過的茅屋。當我想到杜甫的詩，眼前總會浮現出王紅先生的面容，以及她課堂上的教誨。期待「草堂一課」有一天可以走進香江。



◆香港中學生向王紅教授贈送感恩卡！ 作者供圖



心窗常開
潘金英

親子閱讀 消暑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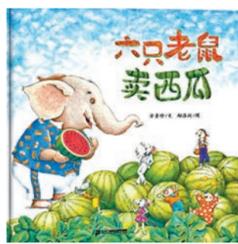
暑假開始了，炎炎夏日正是親子伴讀好時光。格林姐妹潘明珠和潘金英老師，果然是金牌好搭檔，我倆一起合作到過不少學校推廣親子閱讀圖書；最近推廣財商主題繪本，有《小豬的夢想》等，贏得滿場歡聲笑語，迅速令在場家長小朋友大感興趣，現大家回到當天現場，可以同來細細品味吧。

此次講座，潘明珠老師不僅帶來了她的財商繪本著作《小豬的夢想》，更為大家講述了方素珍的《六隻老鼠賣西瓜》這本圖書背後的財商理念；她用童言童語描繪，傳遞關於學習、成長、思考、勇氣與創意的童趣動人故事。

通過播放「媽咪講故事」短片，潘金英則講述另一關於「用錢」的繪本《第一次上街買東西》，這個故事場景，其實每個人在成長中一定都經歷過，潘金英講述這本書時，非常善於發掘圖書的生活細節，幫助把書中的小姐妹美依的細微情感、情緒變化都展現得淋漓盡致；例如美依被自行車嚇到時眼睛瞪圓、小拳緊握、身體緊貼牆壁……美依被墨鏡叔叔的聲音嚇着了，吃驚地望著他；而當胖大媽把美依擠到一邊時，她的眼神緊張又害怕，身體也向後歪倒了許多；她終於鼓起勇氣，大聲喊出來：買牛奶！在講述繪本《六隻老鼠賣西瓜》

時，潘明珠積極安排了互動小遊戲，觀眾們熱情高漲，與潘明珠老師開心互動，熱烈地舉手搶答，大小朋友們在享受閱讀的過程中，也跟著6隻小老鼠絞盡腦汁去思考，如何用綠油油的西瓜，創造出一家又一家的創意商店，把美味與歡樂帶給大眾呢？讀者深深體會到要身體力行，自強不息，領悟到創業難，但貨真價實，有創意就可建立起口碑品牌，就會富起來，理想就能達到了。

潘明珠老師之所以能夠精準地描述出小主角創業難時種種跌宕起伏的內心思慮，正是因為她青春年少時候，和朋友有過類似的創業經歷，她聯繫自身經歷，令讀者容易感受圖書中主角的情緒和各種妙想及行動，讓大家真切地體會到閱讀的魅力。講座過後，潘明珠老師寄語小朋友，常閱讀與多創作，讓奇妙思想在創意互動中快樂飄送，給生活平添多些驚喜和光芒。



◆《六隻老鼠賣西瓜》封面。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古龍捱餓還捱打？

上回嘗試模仿金庸小說的筆法，去潤飾一段古龍小說的文字。原來還算很好玩。

許多年前，有好友對筆者說：「你也可以寫武俠小說呀！」對曰：「想不出像個樣的故事大綱，自己的關也不能過，怎寫？」朋友說：「這不是很容易嗎？」對曰：「那你可以給我一個題材，要有主角的設定和主要橋段。你給，我就寫。」結果是朋友沒有交出任何故事大綱，也就沒有真的試寫。

今次是先看了一段小說節錄，未知是古龍所作便想好要怎樣增刪潤飾。因為本欄篇幅所限，只改了網友引的前半段。這樣改寫每小時只能改千餘字，寫武俠小說難度實在太高。

這一比較，便覺得古龍這段講故事的能力遠遜於金庸，武打動作的細節也不夠細膩。古龍已經是極罕有能夠寫得讓讀者感到能讀耐看的作家，如以武俠電影的「武術指導」來比方，金庸的武打水平就不是古龍所能望其項背了！所以古龍小說的武打描寫較多以氣氛吸引讀者，如金庸那樣招來招往的對拆就不多見了。近幾十年間有武俠小說面世，

筆者最代這些新作者擔心的，是經常有宣傳說這位「新人」是什麼「金庸接班人」或「×版金庸」之類亂吹噓。這實是「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呀！如果忠實的金庸迷看後認為完全不是那一回事，怕大概率會破口大罵呢！

當然古龍也有過人之處，在「後金庸時代」還能寫出這樣受歡迎的作品，也就絕不簡單了。有學認為，研究作者的人生經歷，對加深了解其作品有一定的作用。這個講法不無道理，但除非原作者來確認，否則任何看似合理的推測都無法證實。

此下也猜一猜古龍是怎樣將自己的真實人性體驗融入書中的人物情節。《多情劍客無情劍》的「男二」阿飛經常吃不飽，古龍寫他吃飯時都細細咀嚼，惟恐未能完全吸收食物中的營養。筆者忽然有一天腦中靈光一閃，難道這是古龍「夫子自道」？筆者有幸活到今天都未試過因為貧窮而捱餓，猜想金庸在戰亂逃難時也沒有長期捱餓，這樣寫窮人吃飯如此細嚼，大概只有古龍能為之吧！古龍在《流星蝴蝶劍》中還寫了一個間角捱打的主觀感受，這人叫小何，與主角同屬一個殺手集團。古龍寫小何被捱打時，感到自己的血從鼻中噴出，難道古龍還捱過這樣的打？



百家廊

查晶芳

從前的夏夜

涼床，時光長河裏的一葉扁舟，滿載溫馨往事，靜泊在歲月的港灣。但只要輕拉記憶的鐵繩，她便晃悠悠，蕩起幸福的漣漪。

暗紅的細竹條密密實實，連成平整寬大的床面；4根2尺來長的粗竹筒撐起床身；床面四周是兩長兩短4根竹子平鋪，圓圓的筒身約有一半高過床面，形成淺淺的圍欄。床面上泛着烏幽幽的亮光，像紅木做的，躺上去，瞬間渾身沁涼。閉上眼，小時候奶奶家的涼床便出現在眼前。

日落後，晚飯前，奶奶就開始了一系列乘涼的準備工作。先從壓水井裏打涼水，往院裏呼啦啦一潑。嗤嗤嗤，霎時白煙嫋嫋，熱氣蒸騰。等地面泛起淺淺的濕意，不那麼「炕人」了，奶奶再搬出涼床，用滾熱的水把它上上下下擦個遍。奶奶說，竹子裏常常有蟲卵，如果不用開水把牠燙死，時間長了便會生出小蟲子，不僅人睡上面會渾身發癢，涼床也會被蛀空。吃過晚飯，奶奶總是最先給我洗澡。短褲，薄衫，光腳，奶奶把我往涼床一放，我立馬四仰八叉地躺下，竹子的幽涼絲絲縷縷浸滿全身。堂兄弟們上來後，我們仨就圍坐成圓，玩起拍手遊戲。「你拍一，我拍一，一個小孩坐飛機。你拍二，我拍二，兩個小孩丟手絹……」

拍着拍着，月亮就爬上了天空。小院裏，樹影匝地，若藻荇交橫。吃西

瓜啦！奶奶一聲喊，我們像幾尾月光海洋裏的小魚，愈發歡蹦亂跳起來。瓜是在井水裏浸了的，刀一上去，嘩啦啦直響，涼氣颯颯往外竄，眼睛都冰冰的。我們圍着一個大空盆頭抵頭蹲成一圈，嗚哇嗚哇地開吃。3個小腦袋同時往前湊，不時會互相碰頭，這會兒誰都顧不上計較了。吃完西瓜，一個個肚皮上都像扣了個小圓鼓。

奶奶坐在涼床邊的小板凳上，手裏拿一把包着藍布邊的大蒲扇，嘩嘩，嘩嘩，對着我們，慢悠悠地搖着。奶奶頭上堆着座小小的雪山，月光下閃着溫柔的銀色。玩累了，我們就想躺下。一個涼床，3個人不好睡，可誰都不願下。奶奶就叫他們兄弟兩人拳頭剪刀布定輸贏，給了我專睡涼床的特權。仰面躺下，夜空浩瀚幽藍，似巨幅的深色錦緞上綴滿亮閃閃的碎鑽石。看着看着，眼睛就像滴了荷尖清露，涼悠悠的。幾歲的孩子口中總有十萬個為什麼，奶奶自然應答不了，她只會說牛郎織女的故事。到後來，這故事我們都能背出來了，可哪個是牛郎星哪個是織女星還是傻傻分不清。不過，那一點不影響我們數星星的樂趣，3個人都亮着嗓子叫。結果，每次都只數到幾十，就全亂了，然後咯咯噁噁笑成一團……

我們的嬉笑聲中，奶奶的大蒲扇一直在輕搖慢擺。月亮漸漸升高

了，涼風也開始冒頭了。先是一小縷，忽而又停了，像是探了探頭，感覺不適應，立馬就縮回去了。沒過一小會，風的情緒終於醞釀飽滿了，大片大片地跑過來，呼呼地穿身而過。瞬間，遍體生涼。奶奶的手終於停止了晃動。此際，院中大樹枝柯搖動，沙沙作響。地面樹影婆娑，搖曳起舞。唧唧的蟲鳴從四面八方湧過來，螢火蟲一閃一閃，像提着燈籠的小精靈。草木的清氣也愈發明晰，那香味，輕輕淡淡。品一品，又分明甜絲絲的。有狗吠聲遠遠地傳來。夜，愈來愈靜了。

呼——呼——
兩個堂兄弟已跌進了夢鄉。奶奶蹣手蹣腳把他倆抱進了屋，涼床上只剩我一個人，我覺着皮膚上好像有絲絲涼意了。不一會奶奶也到了涼床上，她臉對着我，側躺着，一隻手攬着我的頭，另一隻手輕輕撫着我的胳膊和腿，嘴裏低低地哼唱着。我閉上眼，感覺有一塊厚實的老棉布蓋在身上，軟乎，又溫暖。漸漸的，眼皮愈來愈沉。再睜眼，天光已大亮……

經年已過。奶奶去世快十年了，兩個堂兄弟遠在異地。後來的夏夜，我們都躲進了涼冰冰的空調房裏。舒適不假，可相較那涼床上的夏夜時光，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和我一樣，也覺得少了些情致？真想念那星光和夜露。



牽袖乾坤
余似心

繪畫老師一骷髏

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張照片，是名畫家冉茂芹老師在他台北的雙橋畫室內，以全身骨對照真人模特兒，為學生教授解剖知識。冉老師年輕時畢業於著名的廣州美術學院，該學院要求嚴格，在人像畫方面，不少老師都受俄羅斯畫派影響，着重藝術解剖。我之前也到過雙橋畫室學畫多次，未見有全身的人體骷髏，擁有這新的教畫設施和好老師，學生有福了。

在俄羅斯的美術學院，骷髏模型是美術課室常設的教學工具，學習人像，要在人體骷髏，擁有這新的教畫設施和好老師，學生有福了。



◆名畫家冉茂芹以骷髏模型教畫畫。 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空隙的誘惑

猶記得疫情結束剛剛通關時，小狸第一次重去深圳，在地鐵站裏行走時，突然感覺後腰在說話，慌忙回頭瞧，一個女孩正興高采烈和旁邊兩個同伴大聲暢聊。由於貼得實在太近，女孩個子又小，分貝再一高，於是造成了狸腰共鳴。小狸下意識環顧四周，並不擁擠，憑直覺這3人也不是什麼盜竊團夥，所以應該就只是，嗯，對公共距離的習慣不同吧。其時，成排的3人加上被貼在前面探出半個身子的本狸，已然堵死了整條通道，於是趕緊停步，「讓利寧同志先走」，救回後腰，也給後面着急的人留一條活路。

後來和朋友聊起這件八卦，大家紛紛吐起苦水，說很多人就像有強迫症——見不得和前面有空隙；而這種強迫症則來自另一撥人的纏——有縫必須填上。經典場景比如排隊，不管是等巴士、超市結賬甚至是做核酸，只要隊伍裏有人和前面的人保持了公共距離，就時常會被第三肉身填縫，說白了就是插隊或加塞。不想被插，又沒有人管，自己更硬控不了——叢林裏，不夠強壯的動物沒有發言權——於是很多人只能下意識地和前方愈貼愈緊，尤其是中老年人和一些女孩，雖然她們嘴上可能並不承認。時間長了，貼人成了習慣，什麼個人隱私都沒有，「不吃虧」更重要。這縫，別人填不如自己填，那是弱者的生存之道。

之所以想起這段舊事，是因為插隊加塞的問題在這些年不僅沒有改善，甚至還插出了新高度。比如本月初最高人氣的熱搜來自川藏線318國道上的一名孕婦。318公路是雙向兩車道，該名孕婦

置、形狀和相互關係，日久生情，其後竟覺得這吊着的骷髏有一份親切感，靠着它們之助，我們得以深入皮肉之內，獲得進步，因此可以說骷髏是我們的老師。

在香港的教學方式截然不同，各施各法。當我教畫畫時首堂派給學生的筆記是個骷髏頭圖案，然後教他們頭顱結構和比例，他們都有點倦了，沒想過是以這樣方式學畫畫的。

當現代人十分幸運，有各類的工具協助我們，在網上可購到大大小小的骷髏、頭顱和不同肢體部分的模型，用以學習。在歐洲，前人為了解身體內部結構，畫家跑到手術室內觀看醫師解剖屍體，從而學習人體構造，以協助自己繪畫人像或進行人體雕塑時更準確。荷蘭畫家利布蘭特(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就畫過一幀著名的畫，名為《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The anatomy lesson of Dr.Nicolaes Tulp)(1632年)，描述這情景。



信而有征
劉征

時下電影懸疑片的風格

今天是我離開郝堂的第十天，假若我會把郝堂拍入一部電影，我會從一個極瑣碎的會議開始。幾個人——4女3男，在一個陳設簡單的辦公室反覆敲定會議日程，去哪家餐廳吃飯，如何安排住宿。這裏是河南境內十分有名的鄉村，有很多遊人，也會搞很多活動。

在拍完這個場景之後，我會讓這些人散開，各自成為一條主線。誰是事無鉅細都不容有錯的那個人，誰是不滿足於現狀的職場新人，還有一個外來者我，以及一個駐村藝術家。我會為他們創造一場謀殺案，把他們的性格、工作當中隱藏的的矛盾都在調查當中暴露出來。於是，這部驚悚懸疑電影就具有了時下最受歡迎的那類懸疑片的風格，以紀實一些無聊、粗糙的鄉村生活作為基礎，並在這真實不做作的日常生活當中，孕育出一段殺人案。

在以往，當我看到類似的電影情節時，我一直驚嘆於這類懸疑電影的寫實程度居然如此之高。編劇是怎麼寫出那一句句看似無聊的話，之後又讓這些話形成各種性格，再把性格塑造當成悲劇形成的原因慢

慢探索的。經過這幾日鄉村生活，我懂了。只消我用錄音機錄下各種內容，再從中挑挑揀揀，一個個場景就活過來了。且隨着日久天長的相處，你會逐漸了解更多，能容納到作品當中的內容也就愈多。但你不必擔心這種生活的瑣事沒有意義，因為有一個謀殺案作為懸疑等在那裏串聯一切。

這也就是說，在一種看似無聊的生活狀態當中，唯一可以擺脫無趣的是為它增加劇情。

我以往一直不能理解普通民眾對於鄉里的說長道短。這種風氣在鄉間極為興盛。在很長一段時間，它甚至成為一種桎梏，限制着人，使他們必須循規蹈矩。因為這樣的一個村子，人人都很熟悉，若真做些出格的事，瞬間就會傳遍全村。現在我忽然理解了這種行為的根本原因。生活本身太平淡無趣了。在一個一成不變的生活當中，倘若你無緣四處奔走。異常將成為你唯一關心和可以帶來快樂的事。就比如我，在身處一次瑣碎會議的籌備之時，為了排遣無聊，我便在頭腦裏策劃出一個謀殺案，這會議一下就不無聊了。因為這裏

的每一句話都將有可能是一個線索。誰是那個謀殺犯？！

然而要拍好這樣一個電影，最重要的就是要描繪一些人。在這個叫做郝堂的村子，有一個交友廣闊的徐總，一個注重細節的女強人吳總。吳總十分細心，正因如此，她但凡休假，就會去各國遊玩。這算是一次冒險，脫離了日常生活，生活便隨之失控。失控就是最好的休息。而後，有一個畢業不久的女大學生小金，猶豫着是要留下來，還是大膽出去闖一下。隨着接觸的日益頻繁，這些人的個性會成為一個個故事，以掩蓋那個殺人案。

終於，這個想像中的殺人案要完成了。一個日常的、事務性的生活狀態被打破了。生活變得多姿多彩。或許這就是大眾文化存在的理由，譬如流行故事片、流行音樂以及一切無傷大雅的作品，因為它把注意力或者社會所不能容納的有關於道德的各種倫理都戲劇化了，卻並不真的傷害什麼人。流言於是便不受矚目。因為鄰居的一些看似不平常的八卦，甚至比不上一場兇殺案的皮毛，但它對此人的危害卻是最大的。